

□岁月深处 ■王伟

从道路改造看鳌峰坊的变迁

福州自古以来坊巷众多，而我唯钟爱鳌峰坊。上世纪60年代初，我出生在鳌峰坊，从此鳌峰坊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鳌峰坊位于福州市于山北麓，东西走向，东接五一路，西通法海路，唐名九仙坊，宋曰登瀛坊，元改鳌峰坊。从我懂事开始，鳌峰坊就是一处崇文胜地。这条横贯东西仅有300多米长的巷子，居然容纳了四所学校。

鳌峰坊两头窄中间大，形似福州名果——橄榄。上世纪60年代初，整条巷子两侧民房皆为土、木、砖瓦结构。路面铺的全是锅炉煤渣，坑洼不平，极为难走。那时，汽车十分稀罕，连自行车都非常少有，每天通过这条巷子的多是人力板车和三轮载客，还有小商贩们自制的手推车，但更多的还是手提肩挑的过路商人。吆喝声伴随着陈旧车轮发出的咕噜咕噜声以及车轮与煤渣的摩擦声此起彼伏，给这条古老的巷子带来了别样的滋味。市井长巷，聚拢来是烟

火，摊开去是人间。

后来，路面由煤渣路改成沙包土路，市政工人用手推两轮翻斗车和简易手推滚筒压路基铺设路面，这下可比煤渣路好走多了。周边邻里的孩童们踩着木履涌向街头，玩起了滚铁环、跑跑抓、跳绳、踢毽子等游戏。小小的变化，对孩子们来说就像莫大的恩赐，巷子俨然成了孩子们的乐园。路面修整后，来往的车辆和行人变多了。时逢各校复课，每当中午和傍晚放学，学生们或三五成群，或结伴而行，整条巷子热闹非凡。它，陪着我们见证无数东升西落，四季轮回。

但是，遇到下雨天，路面却更加湿滑，加之下水道窄小破损常年失修，每当大雨滂沱，整条路便成了一条“水巷”。平时车辆辄重轧过路面留下坑坑洼洼的车辙印，让路人苦不堪言。

上世纪70年代末路面再次改造，鳌峰坊开始全面铺设沥青路，彻底告别崎岖坎坷的历史。这给几代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带来了福音。环境更干净更整洁

了，邻里们开始晒各种季节性的衣服、被罩、蚊帐、床单。那时，街坊邻居们在巷子两侧屋檐之间架起许多简易的晒衣杆。一时间，晒衣杆上挂着的，路边摆着的，都是居家用品，整条街巷成了琳琅满目的“百货商店”。到了冬天，巷子又成了“养老院”，三五成群的老人泡着茶、抽着水烟袋、提着火笼，围坐在一起谈天说地，沐浴在冬日的暖阳下，尽情地享受着晚年生活。白墙斑驳留满情，季节更迭皆是景。

到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城市配套设施建设水平逐步提高，鳌峰坊的路面被全面开挖，自来水管网铺设到各家各户。好不容易熬到施工结束，市政铺设大型排污管道，又是一次大手笔大动作的项目工程。排污管道铺设完毕不久，又因电缆电线下地再次动工。短短几年时间，整条路因各种大大小小的工程，施工很多次。那时候，无论晴天还是雨天，家家户户门前都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长筒雨靴。

随着城市改造的春风吹

响，鳌峰坊也被列入旧城改造的行列。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巷子两侧的旧房都被拆除，并全部建成新村住宅。在拆改过程中，鳌峰坊进行了第三次较大规模的道路改造，改扩后宽敞的路面，给居民操办红白喜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场所。然而，拓宽后的鳌峰坊仍然比较拥挤。因巷子内学校扎堆，每天上学放学时整条巷子被接送孩子的各种车辆堵得水泄不通，如同赶集一般。

前几年，鳌峰坊开始第四次道路与沿街景观全面升级改造，被打造为福州历史文化特色街区，与三坊七巷一样，成为了又一个旅游观光地和网红打卡点。路面更宽更整洁，古朴之中彰显文脉之气，短短的巷子内，古树名木参天，古建文物毗邻，分布着鳌峰书院、高士其故居、李世甲故居等10多处文保单位。那些古宅至今还保留着古代闽派马鞍墙、飞檐和泥塑彩绘，是研究福州古建筑的宝库。值得一提的还有福州师范学校

这座百年老校的老校门，至今保留完好，分外引人注目。对于我们这些老鳌峰坊人来说，重新开街后的鳌峰坊无疑成了回忆成长岁月的好去处。

我曾经居住的老房子早已不在，孩子虽然也在鳌峰坊出生，但与我小时候生活的场景早已截然不同。当我和孩子漫步在巷子时，昔日的剪影如同电影般在脑海中一遍遍回放，目光所及之处皆有故事。

人们常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分乡愁。所谓乡愁，不只是故乡那座老旧的房子，更是那些人、那些景、那些事。于我而言，鳌峰坊是我心中一辈子的牵挂，那里既珍藏着儿时最纯真的回忆，又埋藏着童年时最快乐的印记；既饱含着少年时最深刻的记忆，又满怀着青年时最特别的念想。如今，人生已半百，双鬓渐斑白，这里的一切早已融入我的灵魂。时代更迭，道路翻新，鳌峰坊的每一次变迁都令我感慨万千，但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情怀。

□生活散记 ■毕莹莹

阳台上的流浪猫国度

朋友泡了茶，夜色沉静。她忽然说起，窗外那方小小的阳台，这些年来，其实是一个小小的流浪猫国度。故事的开端，悄无声息。

最早来的，是一只温顺的橘猫。它从小区楼下悄然探出身，选中了阳台外有隔热层遮挡的角落。那里风吹不到、雨淋不着，是个安家的好地方。它时常蹲在窗沿，不躲不闪，用澄澈的眼睛与屋内的人对望。

后来，隔热层下竟钻出了几只蹒跚的小猫——原来这位猫母亲，已悄悄安家，生儿育女。看着那几只孱弱的小生命，朋友心里一软，从未养过猫的她，跑去对面的卤货店买了烧鸡，细细地撕开，混着稀饭喂给它们。那是这个阳台“国度”收到的第一份善意。

一窝3只小猫，两只纯白，一只橘色。小猫们日渐长大，其中那只小橘猫在5个月大时，被一位开便利店的朋友领去捉老鼠。它就这样离开了阳台，去往一个陌生的货架世界。后来才知道，它被送走时已怀了身孕。在便利店生下一窝小猫后，或许是因为偷吃了店里的卤味，小橘猫妈妈被无情地赶走，只留下幼

崽。听到这个消息，朋友又生气又难过，却也无能为力。阳台上的生命，一旦离开，命运便如同断线的风筝。

自此，剩下的猫妈妈和两只小白猫，便正式成了阳台的“常住居民”。一到饭点，三双圆溜溜的眼睛就准时贴在玻璃窗上，无声地注视着餐桌。谁也抵不住那目光，最后每个人都会把碗里的鱼肉荤菜省下来，端出去。后来，甚至会特意去买鱼。这份日复一日的温柔，换来了猫咪们一点靠近的信任。

两只小白猫中的妹妹小易怀孕了，隔热层下又一次迎来了新生命。“完蛋了”，朋友当时想，“这下阳台真成了猫窝”。责任感促使她买了第一袋五斤重的幼猫粮，也开启了她为小猫们寻找领养人的漫长征途。她在微博的超话里发帖，附上小猫们漂亮的照片——有纯白蓝眼的，有异瞳的，都灵气十足。爱心从四面八方涌来：健身教练，附近的中学家长，店里的客人，一对对年轻的情侣……小易前前后后生了4窝，共12只小猫，都通过这种方式找到了新家。有些领养人后来还会给阳台送来猫粮，形成了奇妙的善意循环。

但频繁的生产拖垮了小易的身体，她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朋友下定决心要带她去绝育。可它因孩子一次次被“骗走”而充满警惕，两米开外就对人龇牙咧嘴。后来，靠着宠物医院的公益援助，朋友用一条秋刀鱼设下“陷阱”，费尽周折才将它捕获。绝育后，医院疏忽未摘伊丽莎白圈，小易因圈卡得太紧无法进食。朋友又花了好几天时间将它引入休息间，最终用床单裹住，冒险为其解圈。那一刻，看着它终于能狼吞虎咽地吃上猫粮，所有疲惫都化作了心酸。之后又过了快一年，小易才慢慢恢复元气，变回一只正常的猫。

阳台的“猫族”时有变迁。一只常来的温顺三花公猫大橘，曾与小易做伴。后来在某天，大橘很反常地跳上朋友工作的电话机，静静陪伴一段时间后，便神秘地消失了，再无音讯，像是作了告别。

大橘消失后不久，另一只骨瘦如柴的橘猫出现了，它就是阿猫。初见时它后背的毛几乎掉光，稀稀拉拉，能清晰看见一根根凸起的肋排，丑陋又可怜，像个在街头混吃的古惑仔。它只敢等“原住民”小易和另一只白猫“大

鼻子”吃完，才敢上前吃几口残羹。朋友心生怜悯，总会偷偷多添些猫粮。当她第一次尝试用手触摸它颤抖的脊背时，能感受到它恐惧下的那丝微弱的渴望。渐渐地，善意融化了坚冰，阿猫肉眼可见地胖了起来，甚至最终取代了大鼻子，成为了阳台的新主人。

阿猫有个毛病，雄性激素旺盛，到处标记领地。朋友一狠心，也送它去做了绝育。这只通人性的猫，仿佛知道这是为它好，竟自己走进了诱捕笼。绝育后的阿猫愈发温顺黏人。它像小狗一样，朋友每天早上唤一声，它便四条腿一蹦一蹦地跑来。若见食盆空着，它会用肉垫轻轻拍打朋友的腿，不伸爪子，只是温柔地催促。吃饱后，便会在阳台上四脚朝天打滚，惬意十足。它甚至能听懂话，下班打扫时，它会跟进来“巡视”，同事笑骂一句“出去”，它便识趣地夹着尾巴走开。朋友说，它是完全凭自己乖巧、通人性的实力，赢得了这张长期的饭票。

然而，流浪猫的世界自有其残酷的法则。一只更强壮的外来猫屡次侵犯领地，阿猫每次都应战，却每次都被咬得遍体鳞伤。朋友记得最严重的一次，它躲在角落，窝成一团，喂到嘴边的

猫粮也不吃，身上满是血印，脖子上的毛被撕秃，脸上还有一个很深的洞。朋友用药膏细心为它涂抹。身体上的伤会愈合，但心理的创伤却难以磨灭。如今，那只恶猫再来时，阿猫只敢躲在朋友身后凄厉地叫，再也不敢冲上前去。从前的“古惑仔”，如今只剩下了恐惧。朋友说，它肯定受到了很深的心理打击。

如今，阳台上常驻的只剩下年迈的小易和温和的阿猫。它们虽然年龄辈份差距较大，却能奇妙地和平共处，甚至在一个碗里吃饭，互相舔毛。朋友笑着说：“我们都说，你俩也能凑成一对了。”

窗外的夜更深了。朋友的故事讲完，茶也温凉。她说，未来只要它们不走，她就会一直喂下去。这方阳台上的小小“国度”，生命来了又走，留下或深或浅的爪印，最终编织成一段段关于庇护、尊严与相伴的温暖叙事，在城市的角落里，静静地向前延续。



扫码可看
更多文章